

詩經風雅識論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大安出版社



01117022

詩經風雅識論

劉龍勳 著

ISBN 957-9233-89-6



00300



9 789579 233897

大安出版社

I20/.222
20053

劉龍勳著

詩經風雅識論



學術論叢 15

大安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經風雅識論 / 劉龍勳著 .-- 第一版 --

台北市：大安, 2001 [民 90]

面；公分 .-- (學術論叢：15)

ISBN 957-9233-89-6 (平裝)

1. 詩經 - 評論

831.18

90004471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總經銷：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〇二)二三六三四一五六

傳真：(〇二)二三六三六三三四

學術論叢：十五

詩經風雅識論

著者：劉龍勳

發行人：蕭淑卿

發行所：大安出版社

電話：(〇二)二三六四三二七

傳真：(〇二)二三六四九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郵撥帳號：五一〇一〇三八七七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ms5.hinet.net

二〇〇一年四月 一版一刷 0001~10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 S B N 9 5 7 - 9 2 3 3 - 8 9 - 6

前言

民國十二年一月，鄭振鐸接替茅盾主編《小說月報》，亟需大量稿源，他自己先披掛上陣，在一月號發表〈讀毛詩序〉，引用了朱熹說：「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在這態度引領之下，他發現毛序最大的壞處就在於「附會詩意，穿鑿不通」，其結論是：「我們爲了要把《詩經》從層層疊疊的注疏的瓦礫堆裏取出來，作一番新的研究，第一必要的，便是去推倒毛詩序。」顧頡剛這年正好二十歲，立即受到啓蒙，於是從三月號起，顧頡剛開始發表處女作，題目是〈詩經的厄運與幸運〉，總共登出三期，因爲他收集不少民歌，也進行過整理，提煉了民歌的類型題材，也充分能掌控情歌的內容精粹，而據此以駕馭國風，無疑的，讀者將聆賞到串串絕妙好辭，而他本人當然也禁不住說出：「二千年來的《詩》學專家鬧得太不成樣子了，牠的真相全給這一輩人弄糊塗了。……」到了次年十一月，孫伏園、周作人、錢玄同、顧頡剛共七人集資在北京創辦《語絲》，給予語絲社同人開闢一個讀《詩》心得交流、互動的園地。

民國十四年九月，胡適拿他在武漢大學的演講稿〈談談詩經〉，發表於《晨報副刊》，雖

受了點批評，然而，畢竟胡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在講稿中爲《詩經》研究開出了兩條路子：

（第一）使用新的訓詁工夫：對於《詩經》的文字和文法上都從新下註解。

（第二）大膽地推翻二千年來積下來的附會的見解：完全用社會學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從新給每一首詩下個解釋。

第一條路子，意在倡導歸納比較的方法，尤其是文法和虛字方面，不僅預期可以達到前人得不著的成就，還能將毛傳迄清儒的著作從新來做圓滿的整理。第二條路子，意謂擺脫漢學、宋學囿限，代之以細細涵詠原文，或借助歐美、日本學者治學的心得，並多研究民俗學、社會學、文學、史學，多預備比較參考的材料。比起他的學生顧頡剛，胡先生的堂廡開闊多多，少說借助西洋、東洋的各種學術，即使單純從事文法、虛字的歸納比較，顧頡剛便似乎不曾有過這等念頭——儘管他早就利用民歌來比較國風而慨嘆歷代《詩》學也如同他老師一樣深。

民國十七年底，傅斯年撰《詩經講義稿》，向北大學生舉出研究的四綱：

一、先在《詩》本文中求詩義。

二、一切傳說自《左傳》、《論語》起，不管三家、毛詩，或宋儒、近儒說，均須以本文

折之。其與本文合者，從之；不合者，舍之；暫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聲音、訓詁、語詞、名物之學，繼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詩經學」之真根基。

四、禮樂制度，因《儀禮》、《禮記》、《周禮》等書，現在全未以科學方法整理過，諸子傳說，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題目目下少談為妙，留待後來。

只有新提出第四綱——將該更加小心審慎的地方留待將來——之外，前面三綱可說承接並詮釋胡先生的主張。如今回顧當初疑古派們這些法門，其立意之初，確實擷取了戰國以下「詩經學」的好處，像《孟子》的「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萬章上》）歐陽修的「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詩本義》卷一）朱熹的「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語類》卷八十）均屬「細細涵詠原文」或「先在《詩》本文中求詩義」一法。由於輔以純文學的立場而論經學，既不重蹈毛、鄭訓詁有時陷入不近人情物理的窘境，又不因循宋代理學「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生民》）《集傳》引語）之類附會的見解。

除了談新方法顯得出色，他們同時還強調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所以，善用新方法或搭

配新材料，學者每每獲得賞析《詩經》的敲門磚。遞至抗戰期間，已有高本漢較系統的探討《詩經》自漢儒以降的解說。高氏以西方漢學家的單純、客觀，多用新眼光，不致為傳統成說所迷；且又擁有語言學素養，符合了「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學的方法，來做一種新的訓詁工夫。」難得的是他於注釋《詩經》之餘，特別指出了幾點：

一、經過鄭玄、毛傳和衛宏的《詩》序就混合成一個東西，一般人都以為是個不能分解的整體。朱熹和鄭玄一樣，不分別毛傳和《詩》序，所以當他否定了《詩》序的絕對權威的時候，他覺得也可以同樣的不顧毛傳。

二、分別早期的文籍（早於傳注）和較晚的文籍（受了漢代傳注影響的）是極端要緊的事。

三、清代學者們照例總是比較看重那些字典上的定義，對於其他典籍中的旁證反不十分注意。

四、如果不對一字一句先下足夠的工夫，解釋全章和決定整篇的意旨，也是毫無希望做好的事。

另外，董同龢譯介高氏的著作及研究方法時，也幫他指出下列幾點：

一、他提出了一個所謂「類比」的辦法。他以爲：在《詩經》裏，同一個題旨往往在幾篇之中大同小異的出現。不過他緊接著就警告說：我們有絕對把握的時候還是很少的；在許許多多的情況下，仍然難免見仁見智。

二、高氏不輕言假借。清儒一向都是看做有假借關係的，高氏只把它們當作一個「詞群」中的字。

三、高氏在注釋中，似乎始終沒有怎麼利用語法的觀念來做字義詮釋的幫助。大概他是十分謹慎，以爲古代語法的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不能作有效的利用。

四、他沒有考據名物制度和鳥獸草木。實在說，名物制度需要歷史學和考古學家去專力從事；而鳥獸草木，也只有靠動植物學家才能設法考究。現代人治學，分工是要緊的。

按高氏於民國三十一年首先發表國風注釋，最後的大雅、頌兩部分付梓，已屆民國三十七年，上距傅斯年的四綱說約二十年了。而高氏從事著作期間，始終一本「先在《詩》本文中求《詩》義」之法，對名物制度略少涉及，雖沒有像胡適所說的去專注語法，但他曾檢討西方學者研究或翻譯《詩》的得失，又應用語言學知識與方法作研判的輔助，提出所謂「類比」、「詞

群」的概念。其心血結晶，一方面代表著西方漢學界的精華，另一方面，他細分毛傳和《詩》序的不同，區別先秦與漢世以後資料的差異，自是談科學研究《詩經》者，該留心與借鏡的。

因經過這一番採用語言學觀點來整理《詩》，似已證明其成效亦有它的限度，這便是高本漢費神進行「類比」，而自述結果為：「在許許多多的情況下，仍然難免見仁見智。」其遭遇比起清人歸納假借字，卻得到一個「詞群」僅稍好些。可見今天想清楚了解《詩經》，單單仰仗某一種方法或某一門學科，恐怕還難以稱心如願，只因有可能又是重複出現近似的成果——一群彼此大同小異而已無絕對把握再去甄別的入圍的答案。

《詩經》代代流傳迄今，早在它本身存著多種困難癥結，歷來的學者多少都會道及，如來台二十年後，王靜芝說：

《詩》之難解不在一字一句，而在一篇之旨最難明。（《詩經通釋》）

民國五十九年元月，何定生說：

今日我們研究《詩經》，若不能從陳奐、馬瑞辰、胡承珙、乃至姚際恆、魏源等的頭腦思想解放出來，以復《詩經》於《儀禮》的樂歌地位，而欲盼望求得三百五篇詩原始解題的

本真，那是不可能的。（《古史辨》台灣版序）

這年六月，日本學者白川靜也說：

「詩經學」困難之處不在訓詁，而在詩篇的理解。欲了解古代歌謠之構思動機與修辭意義，非有相當的方法不可。（《詩經研究》）

三人說法幾乎一致，不只和當年西方漢學家所說的「如果不對一字一句先下足夠的工夫，解釋全章和決定整篇的意旨，也是毫無希望做好的事。」意見正好相反；和清儒相比，也一樣南轅北轍。

現代《詩經》學者的認知，表面上與過去完全不同，其實骨子裡琢磨的主要因子，終究都是沒改的。扼要的說，在在全是《詩經》研究確有困難，而學者今昔的思慮不同，才造成如此兩極化的見解而已。所以，在今日唯有依照董同龢擬下的學術分工：讓名物制度交由歷史學和考古學家去專力從事、讓鳥獸草木交由動植物學家設法考究。或許經由多種科學合作之下，能早日挽回或者克服目前此一缺乏絕對把握的窘境，最低限度，將窘境的癥結所在縮小及突顯得更清晰，好讓後來者有明確的對象可以專心探索，那麼何嘗不是「詩經學」又前進了一步。

本書即採取學術分工方式，試著以五首兩千多年來持續誤讀的詩篇：二南之〈卷耳〉、〈漢廣〉、〈野有死麋〉及大雅〈思齊〉、〈生民〉，實際來驗證是否的確能將窘境縮減、消除，甚或出人意外表的還有突破之可能。尤堪注意的，遴選出的前四首詩，學者們一向認為沒什麼特別難的句子，唯獨〈生民〉之「履帝武敏歆」，其難解卻又眾人皆知。現象這般兩極化，正是「詩經學」長期困於兩難處境的具體代表，因此，作為新方式的實驗對象，它們應特別顯得適切。

詩經風雅識論 目錄

前言 一

壹、《周南·卷耳》 一

問題之緣起 一

采采卷耳 四

嗟我懷人 八

寘彼周行 一三

陟彼崔嵬 一六

陟彼高岡 一八

陟彼砠矣 一八

我僕痛矣 二一

云何吁矣 二三

結語 二五

貳、《周南·漢廣》．．．．．三三

問題之緣起．．．．．三三

南有喬木．．．．．三六

漢有游女．．．．．四三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五一

言刈其楚．．．．．五五

言秣其馬．．．．．五七

言刈其藁．．．．．五九

言秣其駒．．．．．六二

結語．．．．．六四

參、《召南·野有死麇》．．．．．七九

問題之緣起．．．．．七九

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	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	烈假不瑕	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	古之人無斁	譽髦斯士
一三四	一三八	一四〇	一四六	一四九	一五四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九	一七七	一八〇	一八四	一九一	一九五	二〇一

